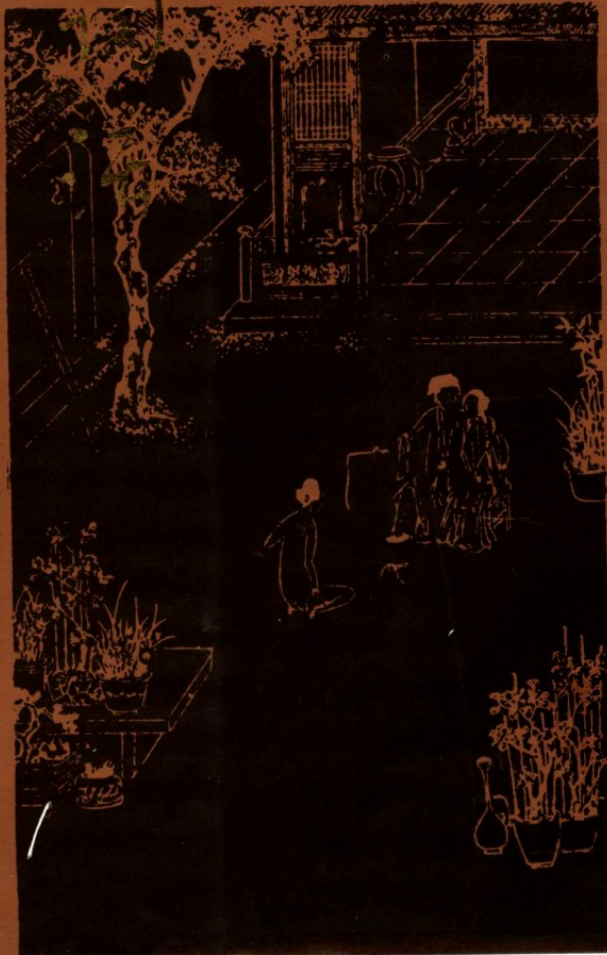


蘭陵笑笑生著  
梅節校訂  
陳詔黃霖註釋

金瓶梅



• 梅節重校本 •

# 金瓶梅詞話

(一)

蘭陵笑笑生著  
陳詔黃霖註釋  
夢梅館印行

知學  
知學  
PDG

書名題簽 梅挺秀  
封面設計 湯燕南

金瓶梅詞話重校本

蘭陵笑笑生著

梅節校訂

陳詔黃霖註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金瓶梅詞話〉重校本出版說明

梅節

全校本〈金瓶梅詞話〉一九八八年出版，受到讀者和專家的肯定評價，被認為是「最為接近（金瓶梅）原本、最具可讀性的一個本子」（巴蜀出版社：〈金瓶梅大辭典〉），「對研究金瓶梅及它的普及化做出了貢獻」（凌鋒：〈金瓶梅新版本〉）。這些不虞之譽對我固然是是一種鼓勵，但同時也產生無形的壓力，因為自己深知，由於時間倉促和個人水平限制，全校本實在存在太多的缺失，距離一個理想的定本甚遠。全校本雖然改正原本部分訛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可讀性，但仍有不少明顯的訛誤存而未改，語句上許多疑難問題尚待疏解訂正。而已校改部分也有誤改誤斷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貽害甚大，必須改正。此外，全校本沒有註釋，卷末所附〈金瓶梅詞話辭典〉，條目既少，且未註明頁碼，使用不便。因此，在全校本出版後，個人即着手進行重校工作。經過四年的努力，並吸收白維國、李申、傅憎享、張慧英、魯歌、馬征等海內外專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改正全校本錯誤一千多處。雖不敢自詡完善，但比全校

本已前進了一步。

重校本對全校本的校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原本不誤，全校本誤改的。例如：

第十三回，西門慶向李瓶兒表功：「娘子這裏吩咐，早晨一同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裏來家。」因本書第五十二回「乾娘」誤「哥娘」，五十回「哥哥」誤「當當」。全校本以音誤改「軍」為「哥」。但《醒世姻緣》第七十六回素姐逼嫁調羹，調羹說：「我原是京師人，你既將軍來，還要將軍去，你着人送我回京，任我嫁人便罷。」可見「將的軍去」、「將的軍來」，應是華北山東等地的俗諺，原文不誤。

第五十二回，伯爵說：「什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贓着。」全校本改「無贓」為「五贓」，誤。據《三教開迷》第十三回，大儒說：「酒家，也罷了。你的寶貨，俗語說入口無贓」。可證原文不誤。

二、原本有誤，全校本只部份改正，並不徹底的。例如第二十五回諸婦打鞦韆：

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

兩個打到半中腰裏，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

西門大姐兩個打。早時又沒跔下我來，

手挽絲繩，身子站的直屢屢，脚跔定下邊風（畫板），

來一回，却教玉簫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

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

全校本將「兩個打到半中腰裏」與「早時又沒跔下我來」對調。好像已通順，但實際這段文字有連續性串行現象。「兩個打到半中腰裏」應在第一行「金蓮又說」上。「來一回」這一行與「手挽絲繩」一行對調始合，因這段文字是突出惠蓮會打鞦韆。

三、原本有誤，全校本存而未改的。詞話底本曾有人部份校入二十卷本（崇禎本）異文，付刻時沒有刪去應衍文字，導致原文不通。筆者在全校本〈前言〉中已指出。例如：

第三十五回，平安兒道：「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坐着，不虧了（管我腿事）打我！」

第五十回，「月娘（甚是）敬重他十分。」

第八十二回，經濟道：「大娘後邊拉我（聽）宣紅羅寶卷與他聽。」

以上括號內均為二十卷本異文，被校入詞話者。

又如書中大量「個（个）」誤「了」、「定」誤「止」、「還（还）」誤「不」等，「全校本」當時雖已發現，只個別做了校改。重校本這次作了比較徹底的訂正。

四、原本有誤，全校本未發現，或雖發現而尚未悉致誤之由，無法訂正的。例如：

第十九回，李瓶兒再不容蔣竹山回來，說道：「你還是那人家哩，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向你討葯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夠你還人。」你還是那人家哩」一句欠明，二十卷本刪去「是」，應為「欠」形近之訛。

第二十四回，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嗑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教你彫佛眼兒，便當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熱（熱）」應為「掃（扫）」之訛，二字俗寫形近。應作「六月債兒，還得快。掃就是，甚麼打緊，教你彫佛眼兒。」「掃」既誤「熱」，後人聯想到與「六月」有關，乃誤倒於上。

第四十六回，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院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來時兒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那兩個眼兒哩！」「你來時兒」，二十卷本改「你等」，未是「兒」應為「見」、「時」為「待」之誤。應作「你見來？待他爹……，月娘用反問語氣。

《金瓶梅詞話》本為「打談的」底本。民間藝人在記錄時使用大量的同音字、簡體字、生造字，甚至偏旁、符號，加以傳抄中的訛、錯、衍、奪，使今本詞話難以卒讀，因此校訂工作特別艱巨。我在《金瓶梅詞話本與說散本關係考校》（吉林大學出版社：《金瓶梅藝術世界》）一文中，曾舉出今本詞話「能」誤為「出」，「出」誤為「花」，「花」又誤為「能」的例子。這裡再舉

「你」、「好」、「的」互誤之例：

第二十回，月娘道：「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為好來。」

第二十六回，西門慶吩咐來安兒：「好速攙扶你嫂子回去，休要慌嚇了他！」

第二十八回，秋菊道：「好嚇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

第三十三回，金蓮說她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拿了他的來！」

以上「好」均為「你」之誤，蓋行草二字形近易訛。

第十二回，李桂姐說：「只聞的人說，你家有的了（个）五娘子。」

第二十一回，西門慶說：「你一片都是為我的。」月娘說：「我那討為你的來？」

第二十二回，金蓮道：「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的勾當兒。」

第三十三回，平安道：「來興哥看着，兩個全工的在那裏做活。」

「的」均為「好」之訛。像這樣的例子實不勝枚舉。已發現的，重校本均一一改正。全校本的詞曲部分，曾由馮統一先生協助校點。這次請金學家、戲曲研究者蔡敦勇先生覆校一過，有所是正。

感謝陳詔和黃霖兩位專家為重校本作註釋，彌補了過去全校本的缺陷。由於陳、黃二位先生註釋依據的是重校本，而且最後經我審定並有所增刪，因此如有錯失，應由我本人負



責。

《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概括說明我對金瓶梅詞話的基本觀點及校點原則。現改正個別錯字，補充「文在茲」一個名字和兩個字例，收入重校本作為附錄。重校本直接刪去衍文，不再用圓括號（）標記；增文也不用斜括號〔〕作標記。崇禎本二百幅插圖，全校本原附在卷末，現分插每回之前，這樣可能更醒目一些。

全校本《前言》曾談到將出版附校記的文本。在重校本出版後，這個工作將提到日程上來。《金瓶梅詞話全校本》將保留原文，一字不改，只出校記。這些校記也為「重校本」的是正、去取，提供了依據和說明。

一九九二年平安夜於香江夢梅館

# 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附錄）

梅節

(一)

《金瓶梅詞話》是中國著名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也是一部最具爭論性的小說。自誕生以來，貶之者詆為「市譚之極穢者」（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當急投秦火」（明薛岡·天爵堂筆餘）；讚之者譽為「偉大的寫實小說」（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同時說部，無以上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其實，除去書中一些不文的性事描寫，《金瓶梅詞話》無疑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的奇珍，與《水滸傳》、《紅樓夢》屬同一水平的作品。而其反映社會生活之廣闊，刻畫人性之深刻，運用言語之鮮活，恐猶在二書之上。

《金瓶梅詞話》的作者，在文學史上至今仍是個謎。欣欣子序雖有「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的說法，真實姓名與生平事跡均語焉不詳，且亦不見早期抄閱者著錄。後人指為王世貞、李開先、賈三近、屠隆等等，皆缺乏可靠證據。從本書的內容、取材、敘述結構和語言特徵看，《金瓶梅詞話》應為民間說書人的一個底本，其作者

大概是書會才人一類的中下層知識分子。他們從當時流行的《水滸》故事中截取西門慶和潘金蓮一支，另闢蹊徑，從讚頌超自然和超人的仙道佛釋、英雄豪傑，轉而為摹寫現實社會的卑微的眾生，敷衍鋪敘，反覆加工，遂成鉅著。《金瓶梅》沿用北宋年號名色，刻畫明季人情世態，書中的清河，當是運河沿岸一個城鎮，生活場景較接近南清河（今蘇北淮陰）。《金瓶梅》評話，最初大概就由「打談的」在淮安、臨清、揚州等運河大碼頭上說唱，聽眾多為客商、船夫和手藝人。

(二)

《金瓶梅》因接緒今本《水滸》，其成書上限不應早於現存百回本《水滸》的定型和刊行。據現有資料，大概在公元十六世紀末葉、萬曆二十年前後，《金瓶梅》抄本已在文人圈子中流傳。當時如王宇泰、董其昌、袁宏道、王穉登、文在茲、丘志充、謝肇淛、袁中道、沈德符等均有過錄本。在輾轉傳抄過程中，開始出現兩種本子，一為十卷本，一為二十卷本。二十卷本曾有人加以編纂，刪削詞曲，略去細節，改寫了楔子、回目和回前詩，以《金瓶梅》為書名刊行，有東吳弄珠客序和廿公跋。現存之《新鐫綉像批評金瓶梅》，可能是這個二十卷本的第二代刻本。

二十卷本面世後風行一時，書林人士見有利可圖，乃梓行十卷本《金瓶梅詞話》。為了招徠讀者，除錄入二

十卷本之弄珠客序、廿公跋外，另撰欣欣子序作為公關手段。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雖更接近評話底本，它的刊行却在二十卷本《金瓶梅》之後。《詞話》因底本訛誤太甚，可讀性差，梓行後並未引起注意，社會上流行的依然是二十卷本，包括後來有張竹坡評的第一奇書本。《詞話》在清初尚有人提及，以後即寂然無聞。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發現的刻本《金瓶梅詞話》，已是海內孤本。其後在日本倒發現兩部，一藏日光山輪王寺慧眼堂，一藏德山毛利棲息堂。另京都大學有殘本二十三回，完整者七回。日本兩部《詞話》，除棲息堂本第五回末頁曾換板外，與中土本同為一刻。

一九三三年，馬廉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購資將中土本影印一百二十套。但上版時不知出於誰手，對原書一些「誤字」進行自以為是的修改和塗改，致嚴重失真。以後中國大陸即據此影印本複印和排印。一九六三年，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據彼邦兩部補配，影印配本《金瓶梅詞話》，稱「日本大安本」。一九七〇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按照原藏北京圖書館、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土本之原尺寸大小和硃批，出版朱墨二色套印本。但聯經用作底本的不是原刻，而是一九三三年的一個影印本，雖糾正影印本據原刻本上硃批改正文的錯誤，影印本的墨改部分却未改正（可能沒有發現），因此並不徹底。

(三)

我們現在出版全校本《金瓶梅詞話》，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較少錯誤的、接近原著的《詞話》本子。全校本所謂「全」，就是不作任何刪節。《金瓶梅》過去被目為淫書，因為它「自然主義的」反映主人翁的淫行。從書中一些色情描寫の間歇地重複出現看，顯然是作者為吸引下層聽眾所加添的有味作料。如所周知，《金瓶梅》誕生的時代，是淫風熾盛的明季。遠的不說，萬歷以前幾個皇帝，朱厚照（正德）是「屬皮匠的，縫着的就上」，從塞北合到江南，最後死於豹房。朱厚熜（嘉靖）求丹方，講採補，服紅丸，淫幼女，陶仲文即以方術膺三孤、封恭誠伯。朱戴玄（隆慶）積年服春藥，弄至虛陽舉發，「晝夜不仆」，無法視朝。當時抗倭名將譚綸，一代名相張居正，均以服丹方御女致斃。上行下效，民間則流行淫器、淫藥，浮蕩子弟相率「養龜」。據《如夢錄》記載，明末開封有七家性商店（淫店），都開在撫按諸署附近，專售「廣（景）東人事」、「房中技術」，能「助老扶幼」，「走馬、烏鬚」。在這樣淫靡的社會風氣下，像《金瓶梅詞話》這種大眾消費性通俗文學，為迎合聽眾口味，穿插一些葷笑話、性故事，實不足為怪。何況《金瓶梅》與其他淫書根本不同，它的一些性描寫只是調料，不是主菜，雖不無誇張成份，但基本上是服從於人物塑造的。也正因為如此，通過《金瓶梅》的暴露，人們可看到在兩性關係的最隱秘方面，男人如何把女人變為非人，看到過去那個時代的男人的性心理，也看到人性的不那麼可愛的一面。因此，如果把這些文字刪去，無疑將削弱作品的揭露深度。

全校本所謂「校」，是根據《金瓶梅》兩個系統的本子及有關原始資料，進行校勘，並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校正今本《詞話》的訛誤，為讀者提供一個接近原著的定本。上面說過，《詞話》的底本是一個未經整理的抄本，訛誤極多。有原記錄音近致誤，如「是」、「事」、「似」代用，「只」、「自」不分；有傳寫形近致誤，如「個（个）」、「了」、「還（还）」、「正」，「又」、「只」相混；有校改當刪未刪的衍文，如「來到王婆門口茶坊門首」、「月娘甚是敬重他十分」，等等。此外還有大量脫文、倒文，後者有多至三百餘字者。據粗略統計，《詞話》的錯誤率幾達百分之二。所以，文學愛好者早有「欲讀金瓶無善本」之嘆。

全校本以日本大安株式會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為底本，參考台北聯經朱墨二色套印本和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七年重印本，校以以下幾個本子：

①《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此本舊稱「崇禎本」，不確，今簡稱「甘卷本」。

②《單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在茲堂本，簡稱「大字張本」。台北里仁書局影印本。

③《單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崇經堂巾箱本，簡稱「小字張本」。香港文樂出版社影印出版，與在茲堂本合印本。

在校點過程中，我們還參考了幾種近人點校的本子：

①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金瓶梅詞話》（刪節本），施蟄存點校，上海雜誌出版公司一九三六年出版，簡稱

「施本」。

- ② 全標點本《金瓶梅詞話》，毛子水序，台北增你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出版，簡稱「增本」。
- ③ 中國文學名著本《金瓶梅》（刪節本），劉本棟校訂，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八〇年出版，簡稱「劉本」。
- ④ 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本《金瓶梅詞話》（刪節本），戴鴻森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簡稱「戴本」。

校記共五千餘條，分繫各回之後。正文校改，增文二字以上用斜括號〔 〕，衍文二字以上用圓括號（ ），夾文用方括號「 」，闕文用方框□，書名及詞曲牌名用尖括號〈 〉。

(五)

此外，考慮到一般讀者的需要，我們出版全校本的普及本。普及本提供校改後的文本，用新式標點；不附校記，另附我們編纂的《金瓶梅詞話辭典》和二十卷本的二百幅明代插圖。

《金瓶梅》本為說書人底本，說書人用的是鮮活的口語，記錄整理時，許多方言土語有音無字，只好自我造字或用近音字代替，結果簡筆字、生造字、諧音字、錯別字滿紙，造成本書「語無定字」、「字無定體」的現象。如「早是」，本是一個方言詞，意同「幸而」，但書中往往又寫作「早時」、「到是」；「比是」意同「既然是」，又寫作

「比時」、「彼是」、「彼時」。這當然增加一般讀者的閱讀困難。為此，我們在普及本中有選擇地對若干辭語進行了統一：書中有些辭語有兩種以上寫法，我們將別字統一於正字，已不流行的俗寫統一於現在仍通行的正寫；異體字則一般不統一。如桌（卓）、跟（根）、晨（辰）、找（抓）、炖（頓）、催（顧）、燥（飄）、阮（纂）、劈（匹）、們（每）、都（多）、吆（噯）、賺（撰）、夠（勾）、奶（孃）、翻（番）、核（胡）、緞（段）、婁（表）、伙（火）、現（見）、一發（已發、亦發）、一定（已定）、知道（赤道）、吩咐（分付）、瞅睬（揪採、倣係）、踉踉蹌蹌（浪浪滄滄）等。有些辭語，如「恒是」、「恒屬」、「恒數」，即「橫豎」的不同寫法，但本書並無此詞，只好各仍其舊。又如女陰，本書寫作「毯」、「毳」，也無法統一。至有些辭語，如「服侍」、「服事」、「伏侍」、「扶持」、「扶侍」，因含義上可能不全相同，我們也不作統一。

另一方面，書中有些字，是當作記音詞用的，如「交」，兼作「教」、「叫」、「較」、「皎」、「皎」；「吊」，兼作「調」、「掉」、「丟」；「相」，兼作「箱」、「鑲」、「廂」、「想」、「向」、「像」；「倘」，兼作「躺」、「趟」、「淌」；「稍」，兼作「俏」、「梢」、「梢」；「付」兼作「傳」、「數」、「副」、「附」；「僕」，兼作「攢」、「趨」、「攢」；「里」兼作「裡」、「哩」；「扒」，兼作「爬」、「臥」；「甸」，兼作「鈿」、「墊」等，我們也酌量將之分開。

應當指出，我們所作的字詞的分合，只是部分的，並不徹底，而且有的可能不很確當。但我們相信，經過校勘、標點和某些詞語的規範化，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讀者，借助《金瓶梅詞話辭典》或同類辭書，應該能夠讀懂《金瓶梅詞話》。這也就是我們整理此書的最大心願。



(六)

本書在校點過程中，曾得到許多學者和專家的幫助。王修齡先生曾參加校點工作，初校了三十五回至七十回，並部分參加《詞典》的編寫；許桂林先生協助校點了後二十四及書中有關星相部分；馮統先生協助校點書中詞曲；馬力先生閱讀了全書清樣；陳慶浩先生參與商榷體例，並提供許多重要的資料。至於對本書的出版表示關懷和鼓勵的海內外師友就更多了。我在此謹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可以說，全校本是集體勞作的成果，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我個人不可能完成。但由於本人寡學淺識，在校點和釋詞方面都不免還會有許多錯誤。我熱切希望讀者提出意見，以便再版時改正，使全校本更加完善。

丙寅除夜書於香江夢梅館